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50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五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論一 五臣并李善注

賈誼過秦論一首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一首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一首

過秦論一首

賈誼

翰曰誼有過秦二篇論秦之過此第一篇也應劭曰賈誼書第一篇名也善曰言秦之過

秦孝公據崤

善本作

函之固擁雍州之地

濟曰秦至孝公益疆盛故先述

之崤山秦塞也函谷關名擁據也韋昭曰崤謂二穀函函谷關也善曰史記張良曰關中左穀函右隴蜀



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苞舉宇內囊括四海之

意并吞八荒之心

良曰周室天子之國也括盛也猶囊括

善曰春秋握誠圖曰諸侯永散席卷各爭恣妄張晏曰括

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

衡而鬪請侯

銑曰商君衛鞅也說孝公而封於商號為商

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始將連橫高誘曰合關東從

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善曰李斯上書曰孝公用商鞅之

法獲楚魏之

孝公既沒惠文武昭

濟曰沒死也惠王文王

師舉地千里

武昭王昭王也

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

漢中巴蜀皆地

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

漢中巴蜀皆地

土田良沃也要害山川險阻也

善曰李斯上書曰惠王

之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

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

良曰盟誓約也

從張晏曰締連

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

魏有信陵

善曰史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又

也名歇姓黃氏又曰魏公子無

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

向曰關東諸侯為約離

散秦之衡也

善曰言諸侯

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

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

向曰

燕趙宋衛中山皆國名

韓魏

戰大敗齊入書尸三萬以為二京竊越謂孔青曰苦矣不
如歸尸以內攻之彼得尸而府庫盡於墓此之謂內攻之
然竊越趙人也徐尚未詳蘇秦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杜
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
周高誘曰杜赫周人也 齊明周最陳軫召 滑樓緩翟 景蕪厲樂
毅之徒通其意善曰戰國策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
之與楚韓齊令之為已求地於東周也高誘曰齊明東周
臣也戰國策曰齊令周最鄭立韓擾而
誘曰齊明東周臣也戰國策曰齊令周最鄭立韓擾而
廢公叔周最患之高誘曰周最周君之子也仕於齊故齊
使之也字林曰最才勾切戰國策秦王謂陳軫曰吾聞子
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高誘曰陳軫夏人仕秦亦仕
楚也韓子千象謂楚王曰前特王使召滑而郡江東滑音
成之史記范蠡對楚王曰王前嘗用召滑而郡江東滑音
依字戰國策曰秦王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不與
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高誘
曰樓緩魏相也翟景未詳史記曰蕪秦之弟厲因蕪子而
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蕪厲蕪子為謝遂委質為齊
臣又曰樂毅賢而好兵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
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也 吳起

孫臏帶佗駝兒良王廖留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立日

史記曰吳起衛人也聞魏文侯賢事魏文侯以為將又曰
孫臏生阿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也田忌進孫子於齊威
王帶佗未詳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
皆天下之豪士也兒五切戰國策曰韓魏之君朝田侯
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高誘曰田
侯宣王也史記曰廉頗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廉頗為趙
將伐齊大破之又曰趙奢者趙之田部 掌以什倍之地百
吏也秦伐韓趙王令趙奢將而救之 萬之衆仰善本作關而攻秦良曰言諸侯地與兵於秦什
仰攻也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秦人開關而延敵九
也叩或為仰言秦地高故曰仰攻之 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銖曰九國謂六國及中山宋衛也
中山也遁逃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善
史記作遂巡 李巡爾雅注曰鏃 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
以金為箭鏃也

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音魯齊曰軍敗曰北百萬

言多也櫓大楫言流血漂之韋昭曰大楫曰櫓困利乘便

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

襄王享國之曰淺國家善本無無事善曰史記曰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卒子

莊襄王立公羊傳曰桓公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翰

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

吞二周而亡諸侯濟曰時周分為二編東周西周始皇吞

日振舉也史記曰始皇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苦扑浦以鞭

笞天下良曰履至尊諸稱帝也敵扑擊也臣威振

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此二郡也音義曰百

越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史記曰始皇略取陸梁地百越

之君俛首係計頸善本作委命下吏向曰俛低也係頸自

任性命於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蕃籬却匈奴七百餘

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

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銑曰百家言經史之類也

記李斯曰請廢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墮善本

家語者謂守尉難燒之又曰秦更名民曰黔首墮善本

名城殺豪俊向曰墮壞也應劭曰壞收天下之兵聚之

咸陽銷鋒鋦的鑄善本作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去其兵器也如淳曰鋦箭足也鄧展曰鋦是扞頭鐵也

善曰史記曰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陽以銷鋒鋦為然後

踐華為城因河為池

賈曰登踐華山以為城因河水以為池取其高深廣大而言也服虔曰斷

華山為城美大之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

良曰也晉灼曰踐登也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

兵而誰何銑曰何問也言誰敢問善曰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曰何謂何官也廣雅曰何問

也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

善曰言堅也史記張良曰關中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善本無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賈曰沒死也然陳涉甕

牖繩樞之子氓善本作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

良曰樞戶甕為牖以繩繫戶氓隸賤稱遷徙之徒謂涉為戍漁陽之徒也言涉至微賤也善曰陳涉已見鄒陽上書禮記曰

儒蓬戶甕牖韋昭曰繩樞以繩扃戶材能不及中庸庸常為樞也如淳曰昨古文氓氓人也

也言不及中庸之人善曰方言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

朱猗頓之富向曰陶朱公猗頓皆富人也言涉不賢又不富善曰史記曰范蠡之陶為朱公以為陶

天下之中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年

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

五特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

興富猗氏故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

翰曰言在兵道路謂涉行至勦遇雨不得已而舉事也躡足驅馳也俛

下也阡陌道路也如淳曰躡音疊音義曰俛音兜如淳曰

時皆卑屈在率疲散善本作罷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

秦賈曰時兵皆疲於行役斫木為兵揭竿為旗良曰斫木而逃散也數百言少也斫木為兵揭竿為旗

良曰斫木無鋒刃揭舉竿為旗而無旂幟也善曰埤蒼天下雲會

曰揭高舉也巨列切莊子曰揭竿求諸海也

而響應羸糧而景從銑曰如雲之會如響之應羸糧擔軍

子曰今使民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方言曰羸擔也音盈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

族矣向曰自涉之起封建諸侯高祖入關破秦竟始於涉也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

州之地善本作穀函之固自若也翰曰秦兼有天下所以非小弱也自若自然也陳

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耪憂

棘矜矜曰不銛於鈞戟長鍛所也濟曰耪鋤柄也棘矜戟

鈞戟鍛皆兵名謂九國時兵器也孟康曰耪鋤柄也善

曰爾雅曰棘戟也言鈹柄及戟槿也槿巨巾切如淳曰鈹

戟似矛刃下有鐵橫上鈹謫戍之衆非抗善本有九國之

師也良曰謫戍謂涉戍漁陽也抗敵也深謀遠慮行軍用

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銑曰謂不及六國之將相善

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

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向曰謂六

盛也翰曰山東國謂六國也絜圍也善曰莊然秦以區

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良曰

也九州之數秦有雍州餘八州皆諸侯之地朝同列謂六

國諸侯掌與秦為列國皆使朝服也鄧辰曰招猶舉也獲

林曰招然後以六合為家善本作嶠善本作函為宮一夫作難而

七廟墮善本作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濟曰一夫謂

天子七廟墮壞也死人手謂秦王子嬰為項羽所殺也善曰春秋老異郵曰君殺妻誅為天下笑仁義不

非有先生論一首

東方曼倩

善本作蒨字良曰非有謂無有也言無有此先生而假立之以仕吳之事而明君臣之義以諷焉善

日漢書曰朔又設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

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

獲先人之功寄于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

銑曰先人

先祖也衆賢羣臣也夙早也興起也怠墮也

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

向曰率然

猶忽然也高舉者敬之貌也善曰率然輕舉之貌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

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

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

論曰嘉善也靡曼好兒也流議猶餘論也善曰呂氏春

秋曰越王欲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身勞力高誘曰靡曼好色也

流議猶餘談論也

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

善本無不字

爲先生取也

善本作先生不取也

蓋懷能而不見臣

善本無臣字

不忠也

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

濟曰殆近也

非有先

生伏而唯唯

良曰唯唯敬聽之辭也

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

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

銑曰疎正也於戲歎

也可乎言不可也再言之者所以言談之辭何得輕易而爲之善曰於戲歎辭也於音烏戲音呼可乎哉言不可

也言談說之道何容輕易也

夫談者有悖忽於目而佛於耳謬於心而

便於身者

銑曰悖逆佛違謬反也救危國以忠拂耳字書曰佛違也佛扶勿切

善曰韓子曰聖人之

或有悅於目而

善本無而字

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

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

以語上也

善曰論語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

先生試言寡

人將覽于直

善本無于直二字

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

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

善曰尸子曰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之必利也

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慤

善本作閱字

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

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

翰曰慤傷也

今則不然反以為誹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

禮如淳曰漢書注曰誹非上所行也

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於

人善本作字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

濟曰紛然多見蒙被無罪見殺之名也戮

厚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

春秋考異郵曰瓦解解土崩遂

及飛廉惡來革等

良曰飛廉善走者也其子惡來革多力俱事於紂也

善曰史記曰中涓生

廉蜚廉生惡來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紂紂說苑子石曰

費仲惡來革長鼻大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

王伐紂之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善曰論語

身死牧之野今色鮮矣仁又曰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

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

為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

銑曰弛廢也言國滅為墟也

詩不云乎讒人

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

善曰毛詩小雅文也鄭玄曰極猶已也

故卑身賤

體說色微辭愉愉

愉愉于

終無益於主上之治

善本作理字

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

向曰愉愉愉與悅之兒也孝經鉤命

史曰驩忻慎懼嘔嘔愉愉與嘔同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也

儼儼善本作將儼二字然作

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

翰曰儼然矜莊見拂違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也善曰拂與弼同

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

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善曰尚書

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尚彈琴瑟其中以

歌先王之風則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

稱其仁善曰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如是邪主之行固足

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句善本然易容捐薦去

几危坐而聽濟曰懼然驚視見捐薦去几自貶損也捐弃

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危坐向師顏色無作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

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良曰接輿避世佯狂而歌者也箕子避紂

漆身佯狂也善曰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使遇尸子曰箕子骨餘漆體而為厲被髮佯狂以此免也

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間寬和之色發憤卑誠圖畫安危

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

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大公鈞

於渭水善本無之陽以見文王銑曰負鼎俎是恥辱也善

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六韜曰文王卜田史偏為卜曰

干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遣

女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

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善

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本仁祖義善本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善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向曰本祖皆以仁義為先惣集也類法昌

盛也善曰戰國策蘇代說齊王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上不變天性下不棄人倫則

天地和合遠方懷之故號聖王翰曰應天順人故謂不棄棄也倫理也臣子

之職既加矣於是列善本作裂字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

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

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具

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濟曰穆然默然也俛下也惟思也善曰穆猶

默靜思貌也孫子兵法曰令發之日士寢者涕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以綿綿連

連殆哉世之不絕也良曰縣連將絕之兒殆危也善曰於說文曰縣聯微也爾雅曰殆危也於

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位義賞有

功躬善本作親字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

人善曰論語顏回問為邦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

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

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鏡曰明堂布政之宮鄭聲滿樂也行此三年海

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向曰晏安和洽也善曰

孫卿子曰萬物得宜事變得應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

畜積有餘囹圄虛空善本作囹圄空虛向曰囹圄也虛空謂無囚人善曰文子曰法寬刑緩

囹圄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翰曰言祥瑞並至也

郭外曰郊萌芽草初生也善曰禮記曰鳳皇麒麟皆在郊藪又曰天降膏露鄭玄曰膏猶耳也尚書天傳曰德光

地序則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其奉職而來朝賀故

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善曰呂氏春秋曰治亂而存亡如可見如不可見

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禎善本作貞字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善曰毛詩小雅文也

四子講德論一首并序

王子淵

齊曰四子謂微斯文學屈儀夫子淳游先生陳立子也褒當假立以為論端也

喪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善曰

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襄有俊才使襄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襄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傳如淳曰言王政中名曰四和在官者樂其職國語所謂宣布著人之令德也

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

善曰論語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

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

良曰距止也躍行也趨進也有日謂多日也善曰距躍不行也應劭風俗通曰涉始於足足率長十寸十寸則尺

一躍三尺法天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德也善曰論

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

向曰伯牙善鼓琴鍾期聽其音而知其意遂相與交也舜禹之賢遇帝堯有道而事之也言夫子遇平代而不出有如鍾期去知音之友舜禹逃有道之

君遁逃也善曰廣雅曰遁避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

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蟲終日經營不能

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翰曰越過也東西廂曰序

驥良馬也善曰說文曰蚊蟲齧人飛蟲也莊子曰蚊蟲齧膚蚊亡云切宜莫衡切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文子曰

寅與驥致千僕雖頑嚚善曰作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

達哉濟曰達通也文學曰陳懿誠善本作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誥

談於公卿之門

良曰懿美誠信也諸善言也善曰春秋

惟南子注曰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

也善曰禮記文學曰何為其然也背竊戚商歌以干齊

桓向曰竊戚飯牛望桓公而為商歌於車下桓公乃召以

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淮南子曰竊越越石負芻

而寤晏嬰途側者嬰問曰吾子何為者對曰我越石父者

為人臣僕於中年見使將歸嬰曰何為僕對曰吾身不免

凍餓之地吾是以為僕也嬰曰可得而贖乎對曰可遂解

左驂而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立

聞士者強於不知已而申於知已吾三年為臣僕人莫知

吾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己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我

者同矣晏子出見之曰向也見客之容非有積素累舊之

今也見客之意遂以為上客故云寤也

歡皆塗觀卒遇而以為親者善本有也字故毛嫱西施善

毀者不能蔽其好嫫嫫母倭為愧善譽者不能掩其

醜濟曰毛嫱西施皆美婦人也嫫母倭愧皆醜婦人也善

醜曰慎子曰毛嫱先施天下之姣也衣之以皮帨則見之

者皆走易之玄錫則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孫卿子曰

聞嫫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倭愧醜女未詳

見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

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良曰咨數辭是

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斷善本作但懸曼矰蒲苴不能

以射銑曰公輸至巧者也與斧柯不與其刃則不能有所制斷也蒲苴子善弋射者也與曼矰不與其弓則

不能發射也言事必相須而成也曼長也結繳於矢謂之矰也善曰聲類曰但徒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曼長也鄭玄

周禮注曰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列子曰蒲故膺騰撇

直子弋弱弓纖繳乘風而振之連雙鵠於青雲

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善本有能字致遠未

若遵塗之疾也向曰浮水而擊波不如乘舟之縱逸涉田而行不如依道之捷疾者言履仁義之行

求賢良之友則功業易立聲名易致也應劭騰躍撒擊也衝蒙謂衝突蒙籠也善曰說文曰擊擊也擊與撒同也

設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古黨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

學曰唯唯敬聞命矣翰曰敬聞求友之命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

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濟曰索亦求也蜀在西故云西州也有二人焉乘輅而

歌倚輓王而聽之良曰輅車也輓輓端木也善曰輅車之於路也包咸論語注曰輓者輓端橫木以縛輓也詠歎中雅轉運中律

嘽禮記曰嘽諧慢易繁文問歌者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紆舒

繹曲折不失節濟曰中也雅大小雅也轉運聲之調也善曰律六律也嘽緩舒繹柔和之聲也善曰

夫樂者感人心善本作密字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

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善曰禮記曰樂者聖人所作也其感人深又曰樂者所以移風

也易俗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

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向曰節止趨進也善曰子思子曰修身肅則好惡不刑善本作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

名不宜故美玉蘊於砥武砮夫凡人視之快他焉良工砥

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翰曰蘊積也砥砮石而次於玉快不辨兒良工理玉之工也和寶謂如卞

和所獻寶善曰融論語注曰蘊藏也戰國策曰白骨疑象武夫類玉張揖漢書注曰武夫石之次玉者廣蒼曰

快忽精鍊善本作藏於鑛璞善本作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

之然後知其幹也翰曰精鍊金也百鍊不耗故曰精鍊鑛璞謂金石相和未理者也忽焉不識兒

夫樂者感人心善本作密字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

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善曰禮記曰樂者聖人所作也其感人深又曰樂者所以移風

也易俗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

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向曰節止趨進也善曰子思子曰修身肅則好惡不刑善本作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

名不宜故美玉蘊於砥武砮夫凡人視之快他焉良工砥

巧治理金之工也幹體也善曰精鍊金也百鍊不耗故曰精練也說文曰鑛銅鐵璞也璞與鑛同瓜並切况

乎聖德巍巍蕩蕩黎善本作民字氏所不能命哉良曰言物尚

之德不詠歌其何以知之巍巍蕩蕩大兒命名也善日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

乎其有成功廣雅曰命名也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美德善本作深

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善本作宇宙善曰洋洋

也紛紜衆多兒寂寥曠遠兒言君德之多而及於遠善明

日言所覆者廣也紛紜衆多之貌也寂聊曠遠之貌也明

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何以加茲向曰究盡也

也善曰爾雅曰究窮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翰

也郭璞曰謂窮盡也言歌樂之而忘其老也善曰論語子曰文學曰書云迪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善曰論語子曰文學曰書云迪

一人使四方若卜筮濟曰迪道也一人天子也言道天子

行德化使四方之人信順如卜筮

立子者也於是之士相見之禮友焉銑曰儀禮士相見之

善法同又曰禮文既集向曰謂禮畢也善曰韓

子降席而稱曰俚紀力人不識寡見鮮善本作聞翰曰俚入

謙辭也寡鮮皆少也善曩從末路望聽王音竊動心焉

日劉德漢書注曰俚鄙也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

生陳立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

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

並應屢降瑞福濟曰太上謂主也股肱謂臣也洪大也善

日股肱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

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

風文侯諭其指意

良曰白珪之玷尚可磨期言之玷不可為南容三復白珪之詩孔子以為戒慎

之至以兄子妻之魏文侯有子曰擊封於中山三年其傳倉唐使於君文侯見之曰中山之君亦何好唐曰好誦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曰鵲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為忘我者乎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有賢傳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為嗣矣諭曉也善曰論語曰南容三復白珪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韓詩外傳曰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之以為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傳趙倉唐諫曰何不遣使乎則臣請使擊曰諾於是遂求北犬晨鴈齎行倉唐至曰北藩中山之君垂拜獻之文侯曰嘻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即見使者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詩云鵲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也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傳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為嗣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誄之也說曰言古人誄詩皆育所適今子所歌復何尚也先生曰

善曰尚書曰迪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不是孚孔安國曰迪道也孚信也

夫忠賢之臣導主

志承君惠攬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

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

良曰攬舒也洪長也瀾波也安瀾言靜也比屋可封謂太

平之人也愚謙辭惑疑也

善曰瀾水波安瀾以喻太平也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

浮游先生

色勃皆溢

說曰勃怒也皆溢怒目精出於目眶也

曰是何

言與

向曰怪其言不當也善曰孝經子曰是何言與

昔周公誄文王之德而作清

廟建為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

翰曰周公清廟之詩

為周頌之首吉甫尹吉甫也大雅詩篇名

善曰毛詩周頌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維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

焉毛詩大雅序曰蒸民尹吉甫美宣王也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

夫世衰道微偽臣虛稱

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宜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

濟曰偽詐也殆過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

也鄙恥也累辱也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眉耆者荀之老良曰濡

日虎眉耆者皆老稱虎白黑毛相雜也善曰虎難也謂眉有白黑雜色咸愛惜朝夕願濟須

吏觀大化之淳流良曰淳厚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

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銑曰皇澤天子惠澤也豐沛言多也

善曰感發謂情感於中發言為詩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

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

詠歌之不足善本作厭字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善曰樂動聲儀

文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

度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

不亦遠乎向曰罔無也億度尺丈也把握言把握之狹也

侯也善曰億度之言無眼也韓子曰有尺寸而無億度又曰前識無緣而妄億度也馬融論語注曰罔誣也大人

謂天子也周易曰利見大人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

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翰曰詳審也善曰戰國策曰荆軻見太子太子再拜而踞膝行流

涕行潦老暴集江海不以為多鮪秋鯁善並逃九罟域不

以為虛濟曰言江海網罟之大不為一物而虧盈也行潦

君子曰潢汙行潦之水杜預曰行潦流潦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百川歸之而不盈爾雅曰鰕鰢郭璞

曰今泥鰕也鰕似立切郭璞山海經注曰鰕魚似蛇毛詩曰九罟之魚鰕鰢爾雅曰九罟魚網也是以許

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

卑良曰言帝王之德不為一人而屈也許由避堯而隱於箕山伯夷叔齊恥周而自餓于首陽山也文武謂文王

武王也善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夫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夷齊已見上文夫

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銑曰青蠅能變白黑邪可亂於衆人也而不可亂聖賢垂棘壁名孔孔丘墨墨

翟皆賢聖也善曰毛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樊鄭玄曰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今刺史質敏以

流惠舒化以揚名向曰質正敏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

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緡翰曰董篤也禮記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綸即緡釣魚繳也王

言之出雖小弘之而大也善曰爾雅曰董正也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其出如綸其出如綸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其出如綸

出彌大也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翰曰詩甘棠美邵伯也倚立

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二客雖室計沮善曰詩序曰甘棠美

塞也沮敗也何傷言無傷於理也善曰言二客雖於計室塞於議沮敗何傷於理乎言未傷也爾雅曰室塞也

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

巨過也願二子措意善本有焉字良曰微少巨大措致

夫子曰否銑曰否不然也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善曰呂氏春

雷則蟄動矣枹音鼓鏗耕鏘羊而介士奮竦向曰雷霆霹靂也枹

也鏗鏘聲也介士甲士也竦躍也善曰左氏傳曰卻克援枹而鼓鄭玄周禮注曰介被甲也故物不震

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

憤願二生亦勿疑也善本無也字翰曰文學先議愚事

陳立予也善曰言議前敵之愚以感動之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善本

善曰馬融論語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歟善本

臣之力也濟曰問周成王康王也善曰韓子曰晉平公

問叔向曰齊桓公九合諸侯臣之力耶君之力

耶與音余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

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良曰聖智謂成康也甘棠謂邵伯

而生也寥戾風聲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皆相感

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出以陰蜉蝣亦蟲名陰則出也善曰易通卦驗曰立秋

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

相應仇偶相從翰曰仇匹也善曰周易曰同聲人由意

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

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濟曰殫盡也淑善也

子其儀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亦大厦善本作之材非

一立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善本有也字良曰狐

而價千金也大厦屋也丘山也略智也善曰慎子曰廊

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

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

而或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銑曰元首頭也股肱手足也

期戰于泓之陽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

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難雖文王之戰亦不過

此也何休曰惜其有三代以上皆有師傳五伯以下各自

取友向曰三代夏殷周也五伯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

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齊桓有管鮑隰

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僕也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晉文公有舅

公于小曰又白齊桓衛姬之子有鮑叔牙隰朋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晉文公有舅

善本作 啓字 犯趙衰危取威定霸以尊天子 善曰左氏傳曰晉

者狐偃趙衰顛顛顛魏武子司空季子杜預曰狐偃子犯也

司空季子胥臣曰季也左氏傳曰先軫謂晉侯曰報施救

患取威定霸 秦穆有王由五穀攘却西戎始開帝緒 齊王

繆由由余五穀百里奚也緒業也 善曰韓詩外傳曰昔

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之得失之要對曰古之有國者

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繆公然之於

是告內史王廖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

將奈之何王廖曰君其遺之女樂二列遺戎王史記曰百里奚

公曰幸乃使王廖以其女樂二列遺戎王史記曰百里奚

亡秦走宛秦繆公聞百里奚故重贖之恐楚不予請以五

穀半皮贖之楚人許予之繆公與語國事大悅又曰秦用

由余謀伐戎王并國十二遂霸西戎春秋 楚莊有孫叔子反

秋保乾圖曰五帝異緒宋衷曰緒業也 兼定江淮威震諸夏

良曰孫叔敖也諸夏中國也 善曰 王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左氏傳曰楚子圍鄭子反

將石晉師救鄭及楚師戰于邲晉師敗績邲步必切 句

踐有種蠡 世 善本作 蠡 庸剋滅彊吳雪會稽之恥 善曰

越王名種文種 蠡范蠡吳嘗伐越越棲於會稽山竟以滅

吳故云雪恥也 善曰漢書曰江都王問董仲舒曰越王

勾踐勇大夫馮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種殷有三仁

寡人亦以為越有三仁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

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又曰勾踐自 魏文有段

會稽歸附循其士民伐吳人破之吳王自殺也 千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

向曰段干木田子方翟璜皆 春秋曰孟嘗君問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

伯何也自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各

之所以過桓公也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史記魏

文侯謂李克曰寡人之相非成則璜璜崔璜也成魏文侯

弟名也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侯之過其廬而執秦

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閔

無乃不可加兵乎 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困閔於莒

翰曰夷平也燕破齊齊閔王走保莒邑故云困也 善曰

史記曰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怒齊於

是謂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為魏使於燕燕昭
王以為亞卿使樂毅伐齊破之追至于臨菑齊繯王走保
於莒繯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况帝王選於四
海羽翼百姓哉濟曰羽翼謂任賢以輔佐百姓也善故有
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
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攘除也今聖主冠道德履
純仁被六藝佩禮文良曰純深也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言皆以美事喻衣服也屢下
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銑曰倫等也是以海內勸
慕善本作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
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向曰風馳雨集言疾至溢填闕庭言多也進者
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翰曰條暢猶通達也言進者樂之疲怠者亦不能罷善曰條

猶理也漢書音義曰暢通也

偃息

善本有甫

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

之域

濟曰言以詩書道德為門為域而游息焉域闢也

咸絜身脩德

善本作思字吐情

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

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

良曰貢獻允信弘大也濟濟盛貌善曰

已見上文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

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俸善本作奉字以

厲貞廉

銑曰究陳蠲除苛細綏安也

善曰漢書宣紀曰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又曰吏不廉平則

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祿薄其益吏奉什五也

減膳食卑宮觀

善曰宣紀曰官損膳省宰又曰

郡國宮觀

省田官損諸苑踈繇役振乏困

善曰宣紀曰池

與貧人又曰遣使者振貸乏困

恤民災害不遑游宴

向曰恤憂遑

也善曰宣紀曰今天下
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
閔耆老之逢辜憐縗經之服事
翰曰閔憐辜罪也縗經居喪之人也服事謂服役事善
曰宣紀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亦無暴虎之心諸年
八十以上非經告人殺傷人佗皆勿坐又曰百姓遭縗經
凶災而吏繇事傷孝子之心自今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
繇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縗匿
腐人謂經拷掠或飢寒死獄中者子弟縗匿父兄之罪而
見縗繫者也善曰宣紀曰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死
獄中朕甚痛之又曰自今子首
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坐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
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
之德及鳥獸矣莊子曰至德
之世禽獸成羣草木遂長
哉善曰毛詩大雅文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
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群小憎惡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

者容入宰相刻削

善本作

大理峻法

良曰刻削謂損害也

善曰廣雅

日峭急也謂嚴

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

擊虎攫懷殘秉賊

持也

善曰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

義者謂

其所臨泣

善本作

莫不肌慄

善本作

惴伏吹毛

求疵並施螫毒百姓怔忡

周容切善本

無所措其手足

慄戰也言如蝱虺之螫毒於人者怔忡惶懼良措置也

善曰韓子曰古之人君大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洒垢

而案難知方言曰征訟惶遽也論語

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嗷嗷愁怨遂亡秦族

良曰嗷

是以艱難者不畜貍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

蠹保人善本作者除其賊良曰貍能害雞豺能食獸蠹以

乳大噬虎伏雞搏狸又曰所為立君者以禁暴亂也夫養

生事因故大漠之為政也崇簡易上善本寬柔進淳仁舉
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銑曰淳深也睦親也善曰今
四海善本作樂葉朝庭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
亨山川降靈善曰周易曰雲行雨施品物咸亨神光耀
善本輝洪洞朗天善曰神天地之神洪洞相通也明明也
從火暉善曰宜紀曰薦鬯之夕神光交錯或降
登于地鳳皇來儀翼翼邕邕群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
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比良曰鳳鳥神雀瑞鳥也
嘉禾瑞穀也翼翼飛白邕邕聲也乘容有容儀也滋液津
潤櫛比連接也善曰宜紀曰鳳皇集魯羣鳥從之尚書
和也山海經曰鳳首文曰德宜紀神雀仍集九真獻奇獸
宣紀曰甘露降于英宮又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
日嘉穀玄稷降于郡國

咸則三壤豈不盛哉

銑曰隆盛洽和給足也咸則三壤謂上中下田皆有法則也善曰尚書

日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昔文王應九尾狐

善本有

東夷歸周武王獲

白魚而諸侯同辭

向曰謂白魚入于王舟諸侯同辭而伐

以九尾狐尚書璇璣鈴曰武王得兵鈐謀東觀白魚入舟

俯取以燎八百諸侯順同不謀魚者視用無足翼從欲紂

乃誅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

善曰周公

受秬鬯未詳鄭玄詩箋曰鬼方遠方也

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

善曰史記曰

得四白狼以歸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善曰論語曰名不

順則事不成

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

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

善本作合字

邊不恤冠甲士寢

而旌

善本作旌字

旗仆也

濟曰張武南郡太守也賓服

文學夫

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善本作先匈奴

者百蠻之最彊者也良曰百蠻夷狄之通名也天性驕善

從蹇習俗桀善本暴銑曰蹇逆桀悖也善曰左氏傳賤

老貴壯氣力相高善曰史記曰匈奴業在攻伐事在獵射

善曰史記曰匈奴因射獵為生業習戰攻以侵伐兒能騎羊走箭飛鏃善曰史記

騎羊引弓射鳥鼠也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騫周流

曠野以濟嗜欲向日史記曰匈奴如鳥獸之集散濟遂也善

其未耜則弓矢鞍馬播種則扞胡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

免獲郭胡刈則顛倒殪伊仆翰曰以此如中國之務農也耒

之蔽手以持弓者也奔馳皆追逐也殪仆皆殺傷也善

日禮記曰左佩史扞鄭玄曰扞拾也言所以拾弦也鄭玄

禮記注曰扞弓把也音夫史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日良

遁逃寇賊也善曰史記曰匈奴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

能綏驚邊杞士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銑曰懷來

動也犯芻蕘言入塞而食漢草也詩云獫狁孔熾我是用

急善曰毛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

服獫狁孔熾我是用急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

于稱臣而朝善本有賀字向曰靈神也日逐單于皆匈奴

降鄭氏曰揮音纏束之纏又曰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

編蒲結計沮顏焦齒梟矚閑翦髮黥首文身裸果祖徒之

國翰曰皆蠻夷種類也編結編髮也沮顏刻面也焦齒黑

也善曰編結即編髮也漢書終軍曰解辯髮削左衽又

日匈奴有罪小者輒音義曰刀刻其面蓋沮顏也唯齒未

詩又曰大宛深目多鬚蓋泉鰓也鰓首靡不奔走貢獻

蓋雕題也山海經曰雕題國在鬱林南

忻來附婆娑嘔吟鼓腋善本作而笑良鼓腋鼓腹之類也

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淵善本作魚奮躍良曰

均平也翕翼奮躍樂和氣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洪

大也鴻與洪古字通毛萇詩傳曰均平也毛詩曰鴛鴦在

梁戢其左翼鄭玄曰明王之時人不驚駭也韓詩曰是以

鵲飛戾天魚躍于泉薛君曰魚喜樂則踴躍於泉中

刺史感懣莫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黔感於淺不能究識敬遵

所聞未克善本作殫焉銑曰懣也向曰鄙人先生謙於

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善曰毛詩曰既醉終日仲欬

怡懌而悅服

文選卷第五十一 終

文選卷第五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論二

班叔皮王命論一首

魏文帝典論論文一首

曹元首六代論一首

韋弘嗣博奕論一首

王命論一首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彪

遭王莽敗光武即位於冀州時隗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班叔皮命是時屬王莽初敗光武即位而
隗據隗擁衆欲有分割土宇之意
時在隗以隗所舉必見禍亂故著此
論以明天命所
歸異有其悟也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

韓曰舜亦以堯命已之辭以命禹而禪之善曰論語文

也尚書帝曰來禹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

汝終陟元后孔安國曰曆數謂天命告也

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

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良曰暨及載行也此言有天下者必

資積德累行不可以造次之間而得之也稷者周之先契

者殷之祖也皆以佐堯舜有至美之德奕世而行故至成

湯武王而有天下善曰稷武王之祖也契成湯之祖也

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孔

安國尚書傳雖其遭遇異世善本作禪代不同至于應天

順民善本作人字其一揆善本作揆一焉善曰周易

人孟子曰先聖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

唐據火德而漢紹之濟曰堯漢之先祖祚福紹繼也善

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范氏為晉士師魯文

公世出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帝系曰帝堯封于

虞為火德漢書贊曰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始起沛澤

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翰曰高祖夜行澤中見白蛇

子殺吾白帝子符應也善曰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

大蛇當徑高祖乃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

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

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赤由是知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

帝子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向日懿美

故也善曰

春秋河圖揆命篇曰倉戲農黃三陽翼天德清明法言曰

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五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祚之

豐功厚利積累之業良曰言必有大功厚利以利于天下

虎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善曰史記崇侯

孝經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尚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

下所歸往善曰孟子萬章曰堯薦舜如何曰使之主祭百

王者往也天下所歸韓詩外傳曰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

而得偃起在此位者也濟曰偃起謂平起於匹夫也善

紀不為人所記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世俗見高祖

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也善曰言人不達高祖起於布衣所由

取天下家語孔子曰乘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善曰適

起布衣而終以帝也游說之士至此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

漢書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

之翰曰言游說之人務以口辯乃此爭取天下勢如逐鹿

於野幸有捷急者則先得之善曰漢書隗囂曰秦失

其鹿劉季逐而持之時人復知漢乎太公六不知神器有

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向

神器帝位也言悲世人以高祖自布衣亦欲効之以捷

急之勢取之所以天下多為亂臣賊子欲懷惡逆之意也

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善曰老子曰夫之神

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

懼若然者豈徒聞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

流隸饑寒道路良曰無菜曰饑無穀曰饑流隸謂逃流賤

五穀不外謂之饑流隸流移賤隸也左氏傳曰人有思有

短褐之襲擔石之蓄鏡曰短褐麤衣也襲重衣也擔謂一

日無一擔與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一解之餘
濟曰一金謂

草服曰一介為一金善曰孟子謂滕文公曰何則貧窮

亦有人父母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為人父母也

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禮記孔子曰舜其大孝也與

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故雖遭罹厄會竊

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質

烹醢海分裂向曰信韓信也布黥布也梁項梁也籍項籍

也鑽砧也醢肉醬也分裂謂斷其支體也善曰史記曰

項籍其季父項梁陳勝等起梁為楚上柱國軍下邳自號

武信君北至定陶并破秦又況么烏麼不及數子而欲闔

干天位者乎善本作也字良曰么麼小也數子謂信布

梁籍干求也善曰鵲冠子曰無道之君任用

是故

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鸞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翰曰

謂鸞鵠之翼也善曰廣雅曰駑蹇駑也今謂馬之下者為

駑王逸楚辭注曰蹇蹇也呂氏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

一日千里也史記陳涉曰鸞雀安知鸞鵠之志哉韓

詩外傳蓋賁曰夫鸞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

之材不荷棟梁之任銑曰柳謂之梁梁上楹謂之椽蓋小

材也荷負也應劭曰爾雅曰柳謂之椽蓋小

也

秉帝王之重向曰斗筭小器也秉執也音義曰筭竹筭也

也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速不勝其任也良曰鼎大器也以

喻重任餗鼎中之

珍饌喻王位也言鼎折足則覆鼎中之物言非其材而處

其任則如此也善曰周易鼎卦之辭也說文曰饗鼎也

饗與當秦之時善本豪傑並起善本無並共推陳嬰而王

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善本無今字卒富

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

從其言而陳氏以寧善曰史記文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

而劉氏之府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

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翰曰陵母為項羽所擒獲也良曰陵母見漢使傳言與陵也

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

而死以固勉善本有陵字翰曰陵母恐陵為母在楚有

於漢也其後果定於漢陵為漢善本作宰字相封侯善曰史記文夫

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幾善本作機字善曰白虎通

曰庶人稱匹夫何言其夫妻為偶也鄭玄周禮注曰致猶會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

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向曰春秋史書之通名也張晏曰冊書史記也晉灼曰至周名

春秋考紀也善曰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此之謂大丈夫也是故窮達有命吉凶

由人善曰呂氏春秋曰道德於此窮達一也左氏傳周內史叔興曰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

知興審此二有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

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善曰漢書曰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

服有七十三曰神武有徵應善曰徵應謂下眾瑞也四曰寬明而仁

恕善曰漢書曰高祖寬仁愛人意豁如也五曰知人善任使善曰高祖任張良以運籌委蕭

何以關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

用善本已善曰連聽受謂不信讒譖也從諫如順流趣時

如響起翰曰趣時謂見時利也響起言疾如響起應聲也善曰左氏傳救向曰齊桓公從善如流周易曰變

通者趣 **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 良曰初酈食其欲立六國
高祖問張良良發通難而
六國後漢王以問張良發八難漢王輟食吐哺曰豎儒幾
敗乃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 酈曰酈食其初見高祖高
公事 **拔足揮洗揖酈** 生之說 酈曰酈食其初見高祖高
也拔足揮洗謂止洗足也揖敬從也 善曰漢書曰酈食
其求見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
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
坐食其說沛 **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 下以家在高祖既定天
公襲陳留 **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 下以家在高祖既定天
情也 善曰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成卒妻敬說上曰陞
下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 **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 良
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 **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 良
高祖愛趙王如意欲廢太子而立如意是時南山有四皓
者四賢人高祖召之久不至後乃來與太子游太子人朝
高祖而四皓為侍高祖遂以太子為賢而不廢也以不立
趙王故云割肌膚之愛也 善曰漢書曰上欲廢太子立

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不知所為張良曰顧上有所不
能致四人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請以為客入上見之則
一助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破縣布歸愈欲易太子及
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上乃驚曰吾求公公逃避我今公
何自從吾兒遊煩公幸卒調護太子竟 **舉韓信於行陣收**
陳平於亡命 濟曰行陣謂軍旅之間也三命謂自楚逃歸
王於是漢王齊戒設壇場拜信為大將軍又曰 **英雄陳力**
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說之使驂乘監諸將
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 善曰莊子許由
大略廣雅 **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 烏妊而高
日略法也 **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 烏妊而高
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 向曰劉媪謂高祖
言高祖母初妊高祖夢與神合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
蛟龍在於上遂生高祖 善曰略粗略也漢書曰高祖母
媪掌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往視則見
蛟龍據其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說文曰姪姪孕也如蔭

切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觀

形而進女韓曰高祖微時嘗從王媪武負二人賒酒既醉

其財也沛令客呂公見高祖奇兒乃妻以女則呂后也

善曰漢書曰高祖常從王媪武負酒時飲醉卧武負王

媪見其上常有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債貫食夜切又

曰呂公見高祖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臣有

息女願為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其善本作

箕帚妾也處良曰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之

祖隱於芒碭山每獨游所至處常有雲氣呂后望雲乃

知高祖在中輒求而得之善曰漢書秦始皇帝曰東南

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

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曰季所居上始受命

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說文曰厭塞也於井切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善曰分斷也高祖初入關五

也東井星名善曰白蛇分已見上文漢書曰故淮陰留

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也

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濟曰淮陰侯韓信留侯張良並言

善曰漢書韓信謂高祖曰且陛下天授非人力也又曰張

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

不省良曰沛公殆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

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翰曰五者謂取捨善本不厭斯位

符瑞不周善本斯度向曰厭合周備度數也韋昭而苟昧

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善曰左氏傳曰息侯

論語孔子曰不知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善曰左

趙孟過鄭印段賦蟋蟀趙孟曰保家之主也莊子弟遇折

子問於莊子曰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也足之凶伏斧鉞之誅善曰折足之凶則英雄誠知覺寤畏

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凱

冀覲逾善曰左氏傳師服曰下無凱覲杜預曰距逐鹿

之聲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為二母之所笑則

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求終矣翰曰英雄謂隗囂也言誠

如此斧鉞之禍以目警戒超然遠見淵然深識收王陵陳

嬰之事以為明鑒之分絕韓信黥布之逆無為窺覲之心

也神器帝位也貪不可冀謂勿貪帝位終不可冀望徒為

二母所笑也二母則陵嬰母也韋昭曰幾望曰

今本作冀善曰尚書曰四海困窮天祿求終

典論論文一首

魏文帝向曰文帝典論二十篇兼論古者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

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

休良曰伯仲言相次也鏡曰小之謂以其為小才也超班

超也武仲傳毅字也休息也言其文美不能自息也善

曰伯仲喻兄弟之次也言勝負在兄弟之間不甚相

踰也范曄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外徐令彪之少子也夫人

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

短濟曰言文人各自見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

自見之患也翰曰帚謂隙地之帚也言家有弊破之帚自

甚患也善曰東觀漢記曰吳漢入蜀都縱兵大掠上詔

讓漢曰城降孩兒老母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

鼻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今之文人

何忍行此杜預左氏傳注曰亨通也亨或為享

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良曰驥騄良馬也以此

千里已見上文毛萇詩傳曰田獵齊足尚疾也蓋君子審已以度人故能免於斯

累曰審已之才以度前人則無不相服之累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已然後任人楚辭曰羗內怨

已以量人王逸曰量度也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

祭之匹也翰曰齊俗文體舒緩言徐幹文章時有緩氣然

幹亦有斯累漢書地理志曰故齊詩曰子之如祭之初征營兮遭我乎囂之間兮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如祭之初征

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

然於他文未能稱是濟曰初征登樓槐賦征思玄猿漏卮

酒器也言此諸文雖張衡蔡邕亦不過之如作諸文未勝於此者也稱勝也琳瑯之章表書記

今之雋也阮瑀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

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銑曰言文美

曰漢書東方朔枚舉不長持論孔叢子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聖勝於辭公辭勝於理

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良曰楊雄班固之儔也常人貴

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已為賢翰曰貴遠者

文章傳聞遠者為善乃則貴之也向聲謂向其聲譽而為美也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

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向曰銘誄述人德行故不可虛也麗美也

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翰曰四科謂奏議書論銘誄詩

賦也通才謂諸事皆能通備也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

彊而致辭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濟曰檢法也善也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良曰

譬如蕭管之類者言其用氣吹之各不同也素本也言其
巧妙者雖父兄親於子弟亦不能教而後之也善曰相
予新論曰惟人心之所獨曉父不能以禪子兄不能以教弟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
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
未若文章之無窮向曰年詩有盡榮樂有是以古之作者
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善本無假良史之辭不託飛
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鏡曰飛馳言疾速也以喻鳥飛
聲名自至於遠故西伯幽而演易周且顯而制禮善曰司馬遷書
周不以隱約而不善本作務不以康樂而加思濟曰隱約
安也加移也言文章之道不以通塞稱思夫然則古人賤
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良曰已助句也善曰能
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

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孔叢子孔子曰而人多不彊
不讀易則不知聖人之心必不使時過已也
力貧賤則懼善本作於饑寒富貴善本有流於逸樂善曰
禮記注曰懾恐懼也賈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
遠國語注曰流放也月逝善本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善本
字志士善本有大痛也善曰古詩曰奄忽隨融等已逝唯
幹著論成一家言徐幹著中論二十篇

六代論一首善曰論夏殷

曹元首鏡曰魏氏春秋云曹固字元首少帝族

曹爽也六代者夏殷周秦漢魏也善曰
魏氏春秋曰曹固字元自少帝族祖也是
時天子幼推固與以此論感悟曹爽爽
不能納為弘農太守少帝齊王芳也

昔夏殷周之善本有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良曰設

辭也發後文也王殷自成湯滅夏以至受二十九王大戴禮曰殷為天

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何殷周有道而長秦無道而暴也

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謂建立諸侯與之共理同有其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

莫救賴曰秦不封諸侯故莫有救者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

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

共治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孝宣帝稱曰知獨守之不能

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昔周盛則周與

共守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向曰親疎者謂天子

之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

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翰曰輕重謂大小之國

劫也逆節謂不遵王命也善曰賈誼過秦曰秦并兼諸

侯山東三十郡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以法割削諸侯則

逆節及其衰也相文帥禮向曰及周室衰微有齊桓公晉

也齊桓善曰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銑曰

祭藉之草也楚人不貢苞茅不遵王命而齊桓公帥師伐

之定王時晉帥諸侯築王城宋宰仲幾不受命晉文公戮

之也善曰左氏傳曰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

君之涉吾地何故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

以縮酒寡人是徵又曰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子翟泉將

也士伯怒曰必以仲幾為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

使紀綱廢而更張諸侯傲復得敬懼也二霸之後浸

良曰弛廢也肅敬也言齊桓晉文匡輔王室

善本以陵遲濟曰二霸即桓文二君也言二君薨後益復作窳以陵遲陵遲敗亂也善曰漢書曰二伯之後窳以

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韓曰方城山名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言其欲有篡周之心而猶畏懼同姓之國宗姬同姓國也

善曰左氏傳屈寧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又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

鼎之輕重未可問也粉姦情散於宵懷逆謀消於晨吻反向曰敗消者懼同

姓之國不敢爲姦逆也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

碩茂本根賴之與云賴也碩大也言枝葉大茂能蔭本根故

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爲三晉滅於

楚鄭兼於韓韓良曰吳王闔閭爲越王句踐所并也魏武侯曰吳王所滅鄭爲韓哀侯趙敬侯共滅晉三分其地魯爲楚考烈王所滅自會稽歸附循其士民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又

又曰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暨乎戰國

諸姬微矣濟曰暨及也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韓曰燕衛周同姓也西迫

疆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恤向曰言自技滅亡不暇相憂也至於

王赧王赧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

餘年王赧曰王赧謂周赧王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暨于王赧降爲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絕於天下尚猶

技葉相持莫得居其虛秦據勢勝之地馳騁字誦詐之

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良曰誦欺也蠶食者言如蠶之食桑也

齊楚宋衛中山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秦據勢勝之地馳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賈誼過秦曰九國之師

遁逃而至于善本作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

也濟曰曠日謂積德而祚長也若彼謂周也用力若此謂秦也言秦雖欲疆取周室然爲枝葉廣大難以爲技至始皇

方定天位也善曰尚書曰天位艱哉班固漢書贊曰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豈非
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
可謂當之矣翰曰苞桑謂叢生之桑也謂根深而相連取言周之積德深遠有似於此者故云當也善曰老子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班固漢書贊曰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德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有命咸云其將亡矣其將亡矣而聖乃自繫秦觀周之
弊善本有以為小弱善本作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
縣之官向曰秦皇觀周所以為弊者乃以勢弱而諸侯奪其國也遂廢五等諸侯之爵置郡縣之吏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史記李斯奏曰置諸侯
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也為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

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
無諸侯以為蕃衛銑曰毗佐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秦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蕃翼之衛莊子曰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謂子弟也辟猶芟所刈股肱獨任胃腹浮
舟江海捐弄楫權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
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勃善本哉
濟曰芟刈猶以刀斫之也肱股手足也捐弃也金城者言其堅如金也勃逆也善曰法言曰浩浩之海濟樓航之力也航人無楫如航何通俗文權謂楫也過秦曰天下已定始皇之心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
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
人善本作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

鄉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

聞也封邑至常曾孫和遷康公於海濱康公卒呂氏因此

絕祀晉昭公卒六卿專征盡滅晉族而分其地為十縣越

言不封子弟終恐有此禍亂無人輔弼帝室何以救其敗

亂也善曰史記曰齊簡公立田常監止為左右相田氏

殺監止簡公出奔田氏執簡公于徐州遂殺之又曰晉昭

公卒六卿強公室卑六卿謂范氏中行氏智氏及趙韓魏

也論語亂滑讖曰陳滅齊六卿分晉尚書事不師古以克

求世匪始皇聽李斯偏說而默善本作其義至於善本無

身死之日無而寄付季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

命於新臣之口向曰黜退也言退淳于之義也銑曰始

遺矯詔賜太子死而立胡亥此謂託廢立之命於新臣之

口也託猶假也善曰史記曰始皇崩趙高乃與胡亥丞

相李斯陰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

相受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死

至命善本作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刻善本薄之

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

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良曰申謂申不害商謂

術而二世復師謨其前法也自幽深宮謂為趙高所威常

居於宮中不親視事事皆史於高故云委政讒賊也善

曰史記曰二世尊用趙高申法令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

春秋合誡圖曰誅鋤民害史記曰趙高故常教胡亥書及

獄律令法事史記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史記

李斯上書二世曰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

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應劭漢書注曰申不害韓昭侯

相衛公孫鞅秦孝公相李奇曰法皆深刻無恩史記曰二

世常居禁中與趙高使事事無大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

可得哉濟曰時關東諸侯起兵爭欲亡秦趙高匿之二世

閹樂帥千餘人殺二世二世曰乞為王樂不許又願與妻

子為黔首終不許遂自殺於望夷宮也殘殺也善曰史

訖曰二世齊望夷宮。殺祠淫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婿咸陽令閻樂謀。易上樂前。即謂二世曰。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願得妻子為黔首。關樂麾其兵進。二世自殺也。遂乃郡國離心。眾庶潰叛。翰曰潰亂也。善曰尚書曰受有條兆吏。人離心離德左氏傳曰人逃其上曰潰。勝廣唱之於

前劉項斃之於後。項曰陳勝吳廣先舉兵叛秦。其後高祖項羽起兵項羽殺秦王子嬰也。善曰史記曰吳廣為假王擊秦班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謂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吳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向使

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列國。分王子弟。善曰裂分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良曰三代夏殷周也。士有常君。民有定

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濟曰常君定主謂五等諸侯代代相繼也。枝葉相扶則諸侯之於帝室也。如木枝葉相扶持覆蔭也。首尾為用謂首有難則尾救之。尾有禍則首救之。雖使子孫有失

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新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

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翰曰言封子弟為諸侯縱使子孫失道人且無成湯武王之賢者雖新有謀逆之事謀未發而身已殺戮矣。故漢何得有陳勝項羽復得置手足以為亂哉。區區小貌。故漢

祖奮三尺之劍。驅鳥集之眾。向曰鳥集言如鳥鳥之集或聚或散也。善曰曾子曰鳥合之眾初雖相歡後必相吐也。五年之中而成帝業。善曰漢書曰高祖五年斬羽東城即皇帝位於汜。自開關以來其興功立勲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

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權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傳所未嘗有焉。何則。古代相草肯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斃。傳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

擅權。圖危劉氏。善曰漢書曰太后崩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專兵秉政謀作亂賈逵國語注曰權秉即柄而天下所以不能字。善曰本有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

字也。而天下所以不能字。善曰本有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

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

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

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

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

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

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

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

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

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

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

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

以諸侯彊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

衛於外故也

銑曰磐石大石膠固言堅固也東牟侯劉興居朱虛侯劉章與諸侯共誅諸呂延迎代王

而立之是為文帝此則諸侯內外之勢彊盛故也善曰漢書宋昌曰高帝王子弟所謂磐石之宗也莊子曰待膠

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曰鄭泰曰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漢書宋昌曰諸呂擅權專制太尉卒以

滅之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齊代之強又曰齊悼惠王肥高祖六年立又曰齊悼惠王子章高后封為朱虛

侯章弟興居為東牟侯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善曰王逸楚辭忽先

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

良曰傳謂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

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

濟曰跨帶也權侔京室謂權勢之盛同於天子也景帝時吳楚

七國反謂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敖趙王遂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戒

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封王子弟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官室百官制同京師賈誼曰諸侯彊

盛長亂起新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

翰曰言多立諸侯少卦其地使其力少也今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

向曰不從賈誼計也善曰

漢書賈誼上疏之文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

者怨恨踈者震怒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北發高祖釁成文

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

銑曰猥頓也削黜謂削退其土良曰吳楚先起謀

反之意故云唱謀也言七國之友其萌兆發於高祖而釁釁成於文景謂高祖封地廣文帝能漸削之是寬之過制

也景帝黜削過急是不漸也善曰漢書曰朝錯數言吳

諸子弱故大封同姓今吳謀作亂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於是方議削吳吳王恐因欲發謀舉事諸侯既新削罰震

文選卷之二十一

十六

恐多怨錯及吳先起兵膠西膠東
淄川濟南楚趙亦背反猥由也
所謂末太必折尾大難

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濟曰此

廣而疆帝室弱而見侵如末大根小必折也尾大身小難

掉也且尾在於身者也欲掉之尚猶不從其心況諸侯疆

盛且非已體之尾何掉哉謂難以禁止也善曰左氏傳

楚子問於申無字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未大必折尾大

不掉君所知也杜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善本作

預曰折折其本也命字

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論曰

偃上書勸武帝令諸侯推恩分子弟自以其地分之人人

喜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弱矣天子從其計自

此諸侯國果有分割矣割亦分也善曰漢書主父偃說

上曰今諸侯或連城數十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

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

銷弱矣上從其計又班固贊曰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

以令使諸侯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國自折

是自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也遂

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

向曰言分其土地

故租稅不得輸於國家也不豫猶不輸也政事謂國家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景帝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諸侯唯

得衣食租稅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漢諸侯助祭

不與政事飲酎獻金金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則削縣侯則削國或以

飲酎獻金金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則削縣侯則削國或以

無後嗣者除其國也善曰漢書曰列侯坐獻黃金酎祭

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漢儀注王子為侯侯歲以戶

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助祭大祀曰飲酎飲酎

受金小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削縣侯至於成帝王氏擅朝

免國漢書曰趙哀王福薨無子國除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

良曰成帝舅王鳳為大將軍執政

專擅帝命其兄弟七人皆封列侯

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踈遠母黨

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

濟曰公族天子宗族兄弟也韓曰母黨其言深切多所

即王氏也善曰漢書劉向疏之文

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

向曰稱引謂稱古今之事

即位向數上疏言得失陳法威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嘉其言常嗟嘆之

至于

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

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

猶懼不得為臣安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得豈不哀哉

異姓謂王莽為相鴆殺平帝立中山王子嬰為少主自比周公攝政實為齊田常殺簡公之亂也高拱謂拱手而盜

取天位一朝稱臣於莽解印釋綬謂奪其位也貢奉謂以漢社稷上歸於莽猶懼不得為臣安者恐殺也廣陵王嘉

獻莽符命封郡卿侯此皆懼誅所以苟取免患而已豈不哀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至哀平之際王莽知中外殫微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鼓唯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田常篡齊已見上文漢書曰正莽廢漢藩王廣陵王嘉獻符命封扶策侯又曰郡卿侯閔以莽篡

位獻神書言莽得封列侯郡音吾

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

而救

善本有逆於哀平之際也徒

定爾

良曰徒但也所以貢奉社稷於王莽者賴光武皇帝

挺不世之姿

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

予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

而僥倖無疆之期

向曰言光武不封建子弟踵亡國之法子弟欲居帝位傳於無窮者也

至于相靈閣

善本一作豎執衡又曰靈帝時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曹節矯詔誅武等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

臣弄權於下善曰班固漢書序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本末不能相御身手

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銖曰日本末謂君臣也御制也身手猶親戚

也鼎沸謂亂也善曰張超宗廟焚為灰燼辭宮室變為

藁上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善本有安處悲夫良曰謂董卓為逆焚

洛陽宮室也藁藪謂草木荒也善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

之資兼神武之略善曰晉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

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充豫濟曰譙沛地名充豫二州名

國譙人為兖州牧後太祖遷都於許許掃除凶逆翦滅鯨

鯢鮪氏傳曰鯨鯢大魚吞食卜魚者以喻不義人也善曰左

大戮杜預曰鯨鯢大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向曰董卓遷獻

帝於西京而曹

公迎帝都於許昌然許昌屬潁也邑州通而言也善曰

魏志曰天子東遷敗於曹陽太祖乃遣曹洪將兵西迎天

子還維董昭勸太祖都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

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

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銖曰謂魏亦

五代夏殷周秦漢也善曰晏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

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良曰空虛謂有其

有不使之民謂不使其理人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

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

善本作之業也濟曰磐石大石也比之堅重不可轉易也

代字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

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疆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翰曰厠刻也維持連接也天子為幹封諸侯為枝所以備萬一危難之事以相蔭庇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從吏二千石於諸陵蓋亦強幹弱枝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向曰名都之主謂大州刺史也帥將也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善本有百人之上言宗室文武位卑也百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良曰衡謂車上橫木軛格也君命任使也善曰衡軛車之衡軛也言王者之御羣臣猶人之御牛馬故以衡軛喻焉畢志其內未得聘其足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

條落者本孤濟曰此喻帝室微弱不封諸侯亦如泉竭根朽不得其所也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善本作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善曰魯連子曰百足之蟲至斷不蹶者持之者衆也司馬相如諫獵書曰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向曰墉城牆也建立素本也善曰文子曰人主之有人猶城之有基本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也辟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銑曰黑墳肥土也言樹後於本必枯槁不服繁育其枝葉也喻天子不封子弟是以優其本雖居尊重之位獨憂天下猶不救目前所見誰與言於久遠之計也善曰尚書曰厥土黑墳孔安國曰色黑而墳起也夫樹猶親戚土猶士

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勃危急將如之
何是以善本無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
亡也翰曰逸樂也設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
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奕論一首

善曰系本曰烏曹作博許慎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楊雄方言曰圍

韋弘嗣

翰曰吳志云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少好學能屬文為太子中庶子時蔡
頴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為無益命曜
論之博者局戲也奕者圍棋也
善曰吳志曰韋曜字弘嗣吳郡人為太子中庶子時蔡
頴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命
曜論之後為中書僕射孫皓誅之裴
松之曰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也

蓋聞

善本無

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

善

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向曰好學樂
物志恐不及者猶恐失之況於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

流邁而懼名稱之不達

善本作

也銑曰悼傷

勉精厲操晨

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日力

善本作經之以歲月累之

力謂以積

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栖遲道

藝之域

濟曰甯越常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以免此勞

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可以達矣越曰他寢吾不
寢他食吾不食積年十五以當三十年足矣後遂為周威
王師董生董仲舒也下惟讀書三年不窺後園篤亦勤也
漸漬猶浸潤也栖遲謂優游也善曰呂氏春秋曰甯越中
年之鄙人也若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
耕也其友曰若如學學三十歲則可達矣甯越曰請以十
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卧吾將不敢卧十五歲而周

威王師之漢書曰董仲舒修春秋三年不窺園圃其精如此

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

猶有日昃待旦之勞

翰曰西伯文王也姬公周公也文王以安兆人周公亦夜待曙以憂政事也

日文王自朝至於日中具弗遑暇食用咸和萬人孟子曰

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故能隆興周道垂名

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

向曰十萬曰億載年也已止也言勤道之心下可止也

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

勤思平居不墮

善本作惰字

其業窮困不易其素

銑曰素猶心也是而

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

成不朽之名

良曰卜式以耕作牧羊為業後勤學累官榮

霸願受經於勝乃授之霸後為丞相囹圄獄也善曰漢書曰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

餘頭又曰黃霸字次公淮陽人遷丞相長史宣帝欲褒先帝夏侯勝曰武帝不宜為立廟樂勝坐非議詔書霸坐阿

縱勝不舉劾皆下獄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更再冬

講論故山甫勤於夙夜

善本有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

善本作

哉

後漢光武之臣常勤勤不辭公門公門職事之府也善曰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

事一人東觀漢記曰吳漢字子顏南陽人鄧禹及諸將多薦舉者再三召見其後勤勤不離

公門上亦以其南陽人漸親之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

好習

善本作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

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

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

也

翰曰太牢之饌謂滋味也韶夏雅樂也不暇存者言不暇食而聽也

至或賭及衣物棊棋

善本作 易行 善曰堦蒼賭賜也賭 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

色發 向曰棋也弛 然其所志不出一枰 補萌切善 之上

所務不過方罫 占之間 罫 日押棋局線道也罫線之間方

皮兵切 桓譚新論曰俗有圍碁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

之上者張置疏遠多得道而為勝中者務相絕遮要以爭

便利下者守邊越作罫白生於小地猶薛公之言縣布友

也上計取吳楚廣道者也中計塞城絕遮要爭利者也下

計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越作罫者也便 勝敵無封爵之

始帝將相不能防衛而令罫中死碁皆生 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

術徵選者不由其道 良曰階上也徵選謂選賢良 求之於

善本無 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 濟曰孫吳謂兵法也 善

於字 碁法於用兵法者無功貪者先亡 漢書 考之於道藝則非

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吳起三十八篇

孔氏之門也 韓曰孔氏 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

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 善曰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

舍在我 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

石而投之哉 向曰擊木投 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

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 善本有 博奕

之足耽 銚曰致養父母也 良曰肝月晚也言勤於王事

盱食乎班固漢書述曰 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

媚茲一人日肝忘食 善本作 也 濟曰夫然猶如此也言能如此養於親納忠奉

章字 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 翰曰乾乾

善曰周易曰君子終日乾乾班固 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

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向曰熊虎喻猛也龍鳳喻文

熊虎猛捷故以譬武龍鳳五彩故以喻文尚書曰如虎如

貌如熊如龍如燕于商郊蘇武答李陵書曰其於學人皆如鳳

如百行兼苞善本作文武並驚銑曰包納也驚馳也

善學營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良

日科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善本有也字

善日桓

時善曰廣雅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善本有君子之上務

當今之先急善本有也字濟日勲功也盟府謂掌諸侯誓

文王卿士勲在夫一木善本有評補萌切善孰與方國之

王至藏於盟府

封枯棋善本三百孰與萬人之將翰曰方國之封謂一國

日耶鄆淳藝經曰棋局從橫各十七道合袞龍之服金石

之樂足以兼棋局而貿博奕矣向曰袞龍諸侯服飾也金

日周禮曰三公自袞冕而下鄭玄曰袞龍九章衣也東都

賦日修袞龍之法服左氏傳日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始

有金石之樂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

顏閔之志也銑曰顏回閔子騫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

思也良日張良陳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濟日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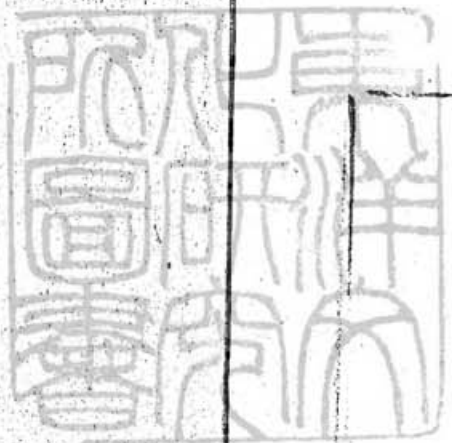
人也言用以求資貨則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

善日猗頓已見賈誼過秦論

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翰日行此者則功名立於

也身

文選卷第五十二 終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